

编者按

我们总期冀和那些渊博的思想、智慧的头脑靠得近一些，再近一些。有一些人，有一些观点，总能让我们内心充盈，给我们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带来一抹亮色，使我们看待世界的目光多一种视角，让我们懂得在面对万千变化时要冷静思考。即日起，两江潮副刊推出《重报艺文志》栏目，在这里，与深刻的、有趣的灵魂“面对面”。

阿来：我不愿总写人和人的世界一棵开花的树也是一种存在



阿来

人物名片

阿来，作家，四川省作协主席。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。2000年，其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；2018年，凭借《蘑菇圈》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。主要作品有诗集《梭磨河》，小说集《旧年的血迹》《月光下的银匠》，散文《大地的阶梯》《草木的理想国：成都物候记》，小说《尘埃落定》《空山》《云中记》等。

□本报记者 赵迎昭

11月30日，重庆迎来冬日暖阳。

这天下午，重庆不少作家、文学爱好者汇聚南岸弹子石老街，参加“阿来重庆书友见面会”，聆听著名作家、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对于文学、自然与生命的深邃思考。

从近年新作《云中记》回溯到20多年前就已轰动文坛的《尘埃落定》，从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偏爱到对美国自然文学的关注，从如何面对死亡到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，阿来娓娓道来，与文友分享了自己精彩的文学之旅。

30多岁时，他突然发现自己身边的历史一无所知。于是，他成了最早的驴友，到真实的地理和生活里去倾听，观察，感受，思考

“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讲唐代元稹和白居易的时候，说他们有两个能力很强。一是史才，即捕捉当时社会生活的才能；二是诗笔，《琵琶行》《长恨歌》《连昌宫词》这几首诗歌是唐代诗歌里长篇叙事诗的高峰，修辞很好，情感也很饱满。”

“文章的节奏就是情感在里头波澜起伏。情感饱满了，想倾诉你就倾诉吧，但是不要像个话痨，要适可而止。要符合汉语含蓄、蕴藉的原则，说白了，要意犹未尽，苏东坡提出的‘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’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
阿来旁征博引，流露出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偏爱。他从未放弃过对中国古代诗歌、散文的阅读，在他看来，真正构成中国人美学精神、情感原则的是诗歌。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，也是诗歌。中国古代诗歌，从《诗经》时代开始，从来都是叙事和抒情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。

“我自己在写作上，是向中国古代诗歌、散文学习。”阿来称。

阿来还向美国自然文学等西方文学流派学习，《寂静的春天》等作品充盈着敬畏生命的人文情怀，让他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。

为何要在中外文学经典滋养下坚持写作呢？“写作，是解决认知问题的一种途径。”阿来说。

当初，为了创作《尘埃落定》，阿来将自己置身于阿坝州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。在4年时间里，他去过阿坝州藏族地区的每一个乡，且大多是徒步前往。

为何要在苍凉的大地上像苦行僧一般行走？阿来认为，不少国人知道大历史，却不清楚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。30多岁时，他突然发现对身边的历史一无所知，“所有

学问都要回答我是谁、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，既然社会、学校不教给我，我就要自己教育自己。”

于是，搜集资料，跑路，他到真实的地理和生活里，去倾听，观察，感受，思考。

正因走遍了阿坝州大部分土地，阿来笑称：“我是中国最早的驴友。”

他说：“现在很多驴友的目标是到6000米或几千米的高峰，对沿途环境、种种美好或顽强的东西、扩张知识的东西不感兴趣，其实从A到B，那么多岩石、沟壑也是一种存在，值得观察、感受和书写。”

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，阿来坦承：“我并不是一定要当作家，只不过是把探索自然的心得写出来而已。我写作不以得奖、写出多少东西为目的，带给我知识的扩展、对世界的理解深入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汶川地震之后，他无数次自问，但始终不知如何下笔。直到10年后，他才新建了一个文档，开始书写一个人，一个村庄

“向莫扎特致敬。写作这本书时，我的心中总回想着《安魂曲》庄重而悲悯的吟唱。”《云中记》的扉页上有这样几行字。2018年，阿来用3个月时间，每天书写3个小时，写成这首献给“5·12”汶川地震死难者与消失村庄的安魂曲。

小说《云中记》讲述了千年古村云中村，在八级地震中地裂天崩，又在次生灾害山体滑坡中消失的故事。这部史诗力作于2019年4月首次出版，斩获了“2019年度中国好书”等诸多殊荣。

阿来透露，这本书酝酿时间长达10年。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，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级特大地震，造成数万名同胞遇难和失踪。那时，阿来正在成都家中写长篇小说《格萨尔王》，他果断终止写作，奔赴地震灾区。

在灾区，受灾民众撕心裂肺的哭嚎深深震撼了阿来。“死者长已矣，活着的人怎么面对死亡？活着的人目睹巨大生命毁灭之后，如何看待生命的短暂和永恒？”阿来陷入沉思。

“5·12”汶川地震之后，关于这场灾难的书不断涌现。阿来没有写，他无数次自问，但始终不知如何书写地震。

他说：“写战争好写，因为总有一方是敌人。但是写地震，你不能说大地是你的敌人，我们不是天天说‘大地母亲’吗？地震是大地构造自身的一个运动，并非与人类为敌。人类必须生活在、依附于经历沧海桑田变迁的大地上。”

汶川地震发生10年后，2018年5月12日14时28分，还是在成都家中，阿来听到致哀的号笛，坚强、内敛的他瞬间泪流满面，这次感情的激荡让他感到意外。

他说：“10年间，经历过的一切，看见的一切，一幕幕在眼前重现。半小时后，情绪才稍微平复。我关闭了写了一半的那个文件。新建一个文档，开始书写，一个人，一个村庄。从开始，我就明确地知道，这个人将要消失，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。我要用颂诗

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，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。”

“我在《云中记》中直面死亡、超越死亡，把死亡写出美感。因为死亡代表了某种尊严，中国人需要学会怎么对待死亡。”阿来说。

莫言形容他“可以去大学里教植物学”。他说，等到走不动的那一天，他要靠写植物在文章中重新游历大自然

《云中记》中，阿来是用鸢尾花作为故事结尾的，他写道：“回到家里，仁钦看到窗台上阳光下那盆鸢尾中唯一的花苞，已然开放。那么忧郁，那么鲜亮，像一只蓝色的精灵在悄然飞翔。”

在这本书中，阿来用充满诗性的语言刻画了数十种植物，流露出他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。在《云中记》之前，阿来曾创作出“自然三部曲”，以诗意、空灵、优美的文笔，讲述了小人物与物产互相依偎的生命故事，亦是引导读者关注自然。

他对自然的挚爱，让很多作家印象深刻。作家迟子建曾这样描写阿来：“当一行人热热闹闹地在风景名胜前留影时，阿来却是独自走向别处，将镜头聚焦在花丛上。花儿在阳光和风中千姿百态，赏花和拍花的阿来，也是千姿百态。这时的花儿成了隐秘的河流，而阿来是自由的鱼儿。”

作家莫言曾形容阿来的博学：“可以去大学里教植物学。”阿来对此毫不含糊：“我真的敢讲。”经年累月的登山、徒步经历，阿来尤其熟悉青藏高原上的植物。有一次，莫言问阿来：“你为什么对植物这么感兴趣呢？”阿来笑笑，反问道：“我要问你，你为什么不感兴趣呢？认知一个地方，可以看看它的自然，这是很好的审美。”

“不只是人才有情感，牛没有吗？一棵开花的树没有吗？‘一云所雨，一雨所润’，一个人也好，一棵小草也罢，天上普降甘露的时候是没有分别的。我不愿总是写人和人的世界，那是多么无趣的世界，我更愿意写动物和植物。”阿来说，我们和世界的关系，不只是人和人的关系，更多的时候是人和自然的关系，人在自然中得到慰藉。就像在《短歌行》中，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”让我们感受到曹操在秋天的意义上领会生命短促。

“自然界中众生平等。”阿来认为，如果把人类置于自然界至高无上的位置，将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如今，我们不敢在自然界喝一口未经净化的水，呼吸新鲜空气要跑到偏远的地方，“生命中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都不能得到保障，这是自然界给我们的报复。”

截至目前，阿来出版的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剧本一共有23本。他的书迷发现，这些书中专门讲植物学的并不多。

“其实，我有一些私心。”阿来说，他快63岁了，还爬得动山，登上五六千米的高峰没问题，“但总走不动的那一天，还好我积累了几万张植物照片和丰富的资料，那时候，我要靠写植物过瘾，在文章中重新游历大自然。”



活动现场。

记者 赵迎昭 摄/视觉重庆

主旋律影视剧的“燃”与“真”

□瞿扬

漫步2021年的光影之旅，主旋律影视剧无疑是一抹亮色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从年初上映的《山海情》《觉醒年代》，再到《功勋》《长津湖》，每一部都收获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，掀起讨论热潮。这些现象级作品的涌现，不仅“圈粉”无数，也将主旋律影视创作推向新的高度。

优秀的主旋律作品，与时代同行，为人民抒情。主旋律作品作为时代精神的风向标，成功“破圈”的奥秘，除了作品本身的“燃”，更是源自现实的“真”。《觉醒年代》以新文化运动、五四运动、建党为主线，讲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故事；《功勋》取材于首批八位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的真实故事；《中国医生》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为核心故事背景；《长津湖》聚焦抗美援朝战争中极为关键的长津湖战役；《山海情》依托于我国脱贫攻坚尤其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伟大实践。可歌可泣、壮阔恢弘的中国大地飞歌，让这些作品有了最深厚的底本和情怀，也让观众从光影叙事中激发爱国热情，汲取信念力量。

优秀的主旋律作品，是在现实性基础上开出的“诗性的花”，用真情实感打动人心。《山海情》“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土味”，《中国医生》“场景真实得不忍直视”，《功勋》中李延年的河北话、营指导员的山东话、陆杰的南京话，这些故事细节，贴近生活场景，贴近观众情感，因而受到大众喜爱。而《觉醒年代》则在影像构成和美学表达上兼顾写实写意，既最大程度还原时代味道，又运用了大量的诗化表达，让历史真实、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完美融合，展现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。

影视作品的意义就在于，让一个人置身于变幻无穷的环境中，让他与数不尽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，让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。和以往相比，2021年主旋律作品的一大亮点，就是让观众有了更多带入感，产生更多共情共鸣。有观众为《觉醒年代》里一个个“教科书上描写过的”场面痴迷，有人则为《山海情》里年轻人奔跑在山间、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而泪流满面。观众通过欣赏影视作品，感受到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”，对国家和社会有了更多的情感归依与理性认同。

观众的情感共鸣，往往依托于个性鲜明的人物。长期以来，观众对主旋律作品

的一大诟病，就是英雄人物的脸谱化、没有生活气息。2021年主旋律影视作品塑造的饱满人物群像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《长津湖》中，伍千里和“雷公”渴望战争胜利后回到老家盖房子，有个自己的家；《觉醒年代》里，陈独秀在北京筹到了《新青年》杂志的投资后，高兴得像个孩子，跑到雪地中打滚；《山海情》中，麦苗与同乡远赴福建打工，在联谊会上，惦记着家中孩子的秋红，把一个个气球放走后塞进口袋……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细节捕捉、细腻委婉的情感渲染，让观众看到了有血有肉、可亲可感的“人”，对作品有了更多的沉浸感。

衡量主旋律影视剧的质量，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看能否收获年轻人的心。优酷站内数据显示，在《觉醒年代》发布弹幕的人群中，90后、95后的占比是全站基准值的1.6倍。观看《功勋》的用户中18—39岁占到67%。主旋律作品本身就承载着价值引领与精神传递的属性，而年轻人也需要更多时代关照来滋养精神世界。通过有血肉的人物塑造、富有时代气息的创新表达，让这种双向奔赴的路径更加清晰，穿越时空的正能量在润物无声中抵达人心。

这也充分说明一点：观众并不是排斥主旋律，而是排斥不接地气的、粗糙的、不严谨的作品，排斥刻板的呈现方式和过度娱乐化的演绎。创作优秀的主旋律影视剧，关键在于遵循艺术规律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，瞄准观众的共情点，坚持类型化创作，用好技术赋能，让艺术呈现更加新颖、更有表现力。真正有血肉有温度、有担当有情怀的主旋律作品，能够与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各个圈层良好对话。

2021年主旋律作品的表现，在市场上产生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动效应。最近，腾讯、爱奇艺、优酷等视频平台公布了2022年度剧情片单，主旋律作品成为一大亮点。《县委大院》《狮子山下·情》《大山里的女校》《警察荣誉》《最可爱的你》等多部主旋律作品蓄势待发，值得期待。

艺术评论家罗伯特·休斯说：“人们将他们的历史、信仰、态度、欲望和梦想铭记在他们创造的影像里。”百年峥嵘岁月，留下了太多感人肺腑、催人奋进的故事，蕴藏着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。主旋律影视剧持续探索新的打开方式，突出历史精神的时代萃取，加强厚重文化的青春表达，展现朴实昂扬的奋斗诗意，这是从高原走向高峰的希望所在，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发力方向。

老家的红糖

□金烽

几天前，一位朋友带来了一小盒精致的红糖，告诉我这是传统工艺，土法熬制、酥脆可口、甘润心田。细闻之，一股熟悉的香甜扑鼻而来，不禁让我回味起儿时老家的红糖。

每到初冬时节，儿时的我就有一种甜蜜的兴奋。上学途中经过一大片甘蔗林，薄雾蕴蕴的甘蔗林有一种神秘，对我也是一种迷恋。

放学路上，我们会偷偷钻进茂密的甘蔗林，没有诗人的情怀，只有果腹的欲望。咔嚓掰断甘蔗的声音，最怕惊动甘蔗林里劳动的大叔大妈，否则甘蔗就会变成棍棒，打得我们抱头鼠窜。往住过几天，大人们就发现他家的甘蔗被人偷吃了，会不停地念叨是哪家的小鬼崽子偷吃了我的甘蔗。

甘蔗虽甜，但都不如加工后的红糖香甜。立冬之后，甘蔗甜度达到极致，收割甘蔗的季节到了。

大人们拿着专用的铲刀，一片片放倒笔直的甘蔗树，青纱帐瞬间失去了神秘，孩子们的乐园也转到了糖厂。生产队里有几个糖厂，离村小学都很近。每天放学后，我攞下书包定会第一时间到糖厂转悠，有时趁大人不备偷偷抠点挂在糖砖纸外的小红糖，直接放在嘴里，入口即化，瞬间甜到胃肠，那个美呀，至今令人回味。

糖厂工人都是平日里种地的大伯大妈，系上围裙俨然一副产业工人的派头。制糖程序简单而又考究。

甘蔗送进糖厂，像堆砌柴垛一般状如小山，工人有序地将它们分批塞进榨汁机，经过缓缓压榨，噼啪啪的破碎声使甘蔗汁涓涓流下。

经过沉沙去浮沫后的蔗汁会分批次舀入炼糖锅内，不断向前移动精炼。操作台镶嵌的炼糖锅一字排开，十余口大铁锅紧紧相连，糖水每往前移动一口锅，就变得越来越浓稠，也越来越红润。

炼糖师傅时刻搅动并研判糖水的成色，特别是最后关键的几口炼糖锅，一般是由糖厂有经验的老师傅掌管和把握。

炼糖锅前原则上是不允许小孩靠近的，但我们有时也会厚着脸皮去到炼糖前线参观，并不是对炼糖工艺有好奇，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诱人的“牛筋糖”。

糖水经过蒸煮，颜色愈发黑红，老师傅一声令下，糖水及时起锅，几个工人快速舀入旁边早已准备好的冷铲锅内，另外几个工人立即用铁铲翻转糖水，直到糖水变得凝重。

工人还会时不时提起铁铲让糖水自由落下，查看冷却的状态，决定是否停止冷铲。所谓冷铲锅就是让红糖水慢慢冷却的大铁锅。冷却环节是制糖最关键的一步，如若冷铲环节偷懒，做成的红糖会发黑变硬，只有慢慢铲搅冷却制成的红糖才会翻沙红润，这就是现在工厂化生产的红糖不松软香甜的原因。

将糖水从最后一口炼糖锅舀到冷铲锅，糖水会滴滴淌锅台灶沿，滴落的厚厚一层糖水会慢慢凝固，这就是我们小时候最爱吃的“牛筋糖”。

等到大人们将每一轮冷铲完成，倒出一排排垫好牛皮纸的红糖模具内后，灶沿上的牛筋糖早已成型。这时老师傅会用小铲铲些下来，揉捏成团，给我们几个小孩。看着手里软软绵绵的牛筋糖，我们一天的守候顿时化作满脸笑容，快速飞奔出糖厂，向着院子里的伙伴炫耀，如若心情高兴便舍与他们一点，那种获得感简直爆棚。

牛筋糖其实与现在满街叫卖的麻糖相似，劲道坚韧，糖热时软弹而可随便拉扯，糖丝细长挂不住糖浆，一旦冷却则坚硬如铁，刀砍斧劈亦难碎之。

为了那诱人的牛筋糖，我有时还会彻夜守候。记得有一次我陪着么爸去糖厂看守甘蔗，露天的帐篷和睡觉的被子铺在高高的甘蔗堆上，这是我一生少有的露宿，尽管夜里下起了浓雾，室外更加寒冷，但心中有糖便不惧严寒，闻着蔗糖的香气我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
半夜里，么爸突然叫醒我，递给我一大坨牛筋糖，我一跃而起，激动不已，吃着牛筋糖，睡意全无，甜至天亮。

因为三峡工程蓄水，昔日的甘蔗地早已淹没于水下，糖厂高耸的烟囱已轰然倒下，长卧于汉丰湖底。老家因三峡移民人去院空，儿时伙伴都移民他乡。

三峡移民后的家乡快速崛起一座崭新漂亮的新城，因三峡而生的汉丰湖入选“巴渝新十二景”。汉丰湖的渔舟唱晚令人留连忘返，湖中水草似细小的甘蔗林随波摇曳，文峰塔倒影影像极了倒置的糖厂烟囱，仍在酿造出库区人民心醉的甜蜜。